

單身漢的家事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九月初版

單身漢的家事

平裝本特價三十五元整
精裝本特價四十五元整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法·巴爾札
譯述者：陳新
出版者：正文書局
發行者：正文書局
印刷者：正文書局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一七〇七號

三重市文化北路三九巷二十號
郵政劃撥儲金戶第五九六一號
台北郵政信箱第二二四九七號



巴爾扎克在草稿校樣上的修改情形

獻給

法蘭西研究院評議員阿爾森拿爾圖書館館長諾地埃·查禮先生

親愛的諾地埃，這是一部滿充着家庭的秘密而違反法律的事實的著作。但是在這裏，一般人所常稱謂的「偶然」其實就是上帝的旨意却代替了人類的判斷。在這裏，一個嘲笑家所謂的「道德」却並不是沒有明顯的教義。依我的意思來說，這結果其實是家庭和母愛的大教訓。往昔存在有一種力量，只能在死了父親的時候停止作用，這種力量是判斷家庭罪惡的唯一的法院，而在許多大事情之中，也只有這父道的勢力才可以執行其判詞。無論母親是如何的溫存和善良，她總不能夠代替這種父道的勢力，正如一位女人不能夠代替國王坐上寶座一樣。如果居然有例外發生的話，結果就有一個怪物的產生，也許我並沒有繪畫過比這個更清楚的圖像，能夠讓我更明白的指出歐洲的社會是如何的不可缺少情意難解的婚姻，女性的弱點有那一種的不幸，沒有控制的個人的自利觀念會產生那

一種的危險，完全建築在金錢力量的基礎之上的社會，看見公理不能夠管制，但問成功不問手段的制度，這社會是會顫動的！這社會能夠立刻到天主教那裏去請求援助，用宗教的情緒和世俗以外的教育來淨化民衆。在軍旅生活之場景中，將要光耀着相當完美的人物，相當偉大而高貴的獻身，這允許我在這裏來指示出人性的變遷是如何的使一部分人覺得戰爭是必要的，他們在私生活裏敢於和在戰場上一樣的舉動。您已經給我們的時代投來一道慧眼，您的哲學在您的雄偉的文辭裏不只表視過一次的苦思，您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四種不同的政治在我們國家的精神上所產生的損害。所以，我不是能夠把這篇故事放在更有判斷力的權威的保護之下嗎？也許您的名字可以防衛這部著作，因為對於這部書的責罵總是免不了的；外科醫生給病人取去了最劇烈的苦痛之上的綑帶，然而病人却忍痛不作聲，這種病人在那兒呢？我很快樂能夠給您獻上這個場景，同時很驕傲能夠贏得您對我的恩情，因為我還在這裏自稱為

您的一個誠懇的崇拜者

巴爾扎克。

一七九二年，伊蘇當的中等家庭有福氣出了一位叫做魯志的醫生，這位醫生漸漸的變成了一位非常狡猾的人。幾位大胆的人說他使他的妻子相當的不幸，雖然她是城裏最美麗的一位女人。無論朋友們如何的查問，旁人如何的造謠，妒忌的人如何的漫罵，這家庭的內幕都是外間人所不大認識的。魯志大夫是那些通俗所謂的「不和氣」的人之中的一個。所以，在他活着的時候，人家都不敢說他什麼，人家都對他和和氣氣的妻子是德斯高恩家的一位小姐，年少的時候就是相當弱質多病的（有人說這就是大夫所以娶她的一個原因，）她先生了一個男兒，後來又生了一個女兒。女兒是主哥哥之後十年才出世的，人家還說，她並不是大夫所等待的，雖然他是一位醫生。這位珊珊來遲的女兒名叫阿佳德。這些事太乎簡單，太乎平常，似乎沒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讓一位歷史家在這故事的起點來敘述；但是如果不知道這些事情的話，這樣果敢的大夫一定要被人認為是一個怪物，一個無道的父親，因為他有許多惡劣的僻性，是一般人在一大丈夫得有個性——這句可怕的格言的隱蔽之下做出來的。這句偏袒男性的格言是產生許多女人的不幸的原因。岳父母德斯高恩夫婦是毛織品

的代售商人，同時又負責營業主售賣，替商人收買柏利的金羊毛，從兩方面得到手續費。因為了這個職業，他就變成了富有而吝嗇的；吝嗇是很多的人的德性。小德斯高恩，魯志夫人的弟弟不大高興住在伊蘇當，他到巴黎去尋財寶，而在聖奧德烈街開了一間雜貨舖。這是他的損失，但是有什麼辦法呢？雜貨舖商人是被一種力量吸引到他的商業上面去的，這吸力是和推他離開藝術家的拒力有同樣的力量。我們還沒有相當研究過組織各種不同職業的社會的力量。決定一個人去當紙業商人而不當麵包商人，兒子不像埃及人一樣的承繼父親的職業，這種力量研究起來頗有意思。愛情幫助了德斯高恩決定他的職業。當他看見非常美麗而過度愛慕的女主人時，他就一邊說別的事一邊對自己說：「我，我也要當一個雜貨商！」他只是在忍耐和父母所送來的金錢的幫助之下娶了他的前時的東家畢克西烏老板的寡婦。一七九二年，德斯高恩的事業非常的興旺。兩位老德斯高恩這時候還活著。從毛織品裏賺到的錢，他就把他拿來購買國家財產；另外一種金羊毛，差不多馬上就要使妻子痛哭。她的他們的女婿就把他們的女兒送到巴黎，他的大舅的家裏去，一方面讓她觀光京城，一方面則有狡猾的用意。德斯高恩沒有孩子。比她丈夫大十二歲的德斯高恩夫人身體很強健；但是她却和收成葡萄之後的畫眉鳥同樣的肥胖，而狡猾的魯志也懂得相當的醫藥的學識，可以讓他預料到德斯高恩夫婦會和神仙故事所敘述的道德行為不同，總是快樂的，沒有孩子的。這個家庭可以對阿佳德發生感情。原來魯志大夫要廢除他的女兒的承繼權，他自誇說能夠在使她消除癆瘵下氣之中達到他的目的。這位年青的女郎是全伊

蘇當最美麗的女人，她不像她的父親，也不像她的母親。她的出生是魯志大夫和他的知友前任副議員陸士鐸兩人之間所以永遠不和的原因。當一個家庭遷居外地的時候，伊蘇當這樣誘人的地方的自然的環境是有權利尋找一個這樣過分行爲的理由的。據一般用文雅的語句來說話的人講，這位喜歡報仇的魯志先生曾經喊叫過陸士鐸只好死在他的手中。在一位醫生身上，這句話頗有礮彈的作用。當國民大會取消委派副議員的時候，陸士鐸就走了，永遠不再回到伊蘇當來了。自從這一家走了之後，魯志夫人就整天的到前任副議員的令姪何倉夫人家裏去過日子，何倉夫人是她的女兒的乾媽，可以讓她吐露苦痛的唯一的女伴。所以全伊蘇當城對於這位美麗的女人所知道的少數的事情都是這位好太太說出來的，並且都是在她的丈夫死了之後才傳出來的。

當大夫對她說要把阿佳德送到巴黎去的時候，魯志夫人的第一句話就是：

「我再也看不見我的女兒了！」

「不幸得很，他的辦法是對的，」可敬的何倉夫人就這樣說。

可憐的母親於是就變得和木瓜一樣的發黃，她的狀況也不能夠否認外間所傳魯志在慢性的殺害她的。那句謠言。他的兒子的大傻氣應當是這位被冤枉的母親所以變成不幸的原因。沒有節制的，也許是因為父親的慫恿，這位無論那一方面都是呆笨的孩子不但沒有做兒子的人對於母親所應有的心意，而且也沒有尊敬

母親的心情。魯志·約翰——約克在壞的方面很像他的父親，而這位大夫在身心兩方面都已經不大好。

美麗的阿佳德的到來並沒有給她的舅舅德斯高恩帶來快樂。一星期之內，更正確的說，一句之內（共和政府已經成立了），他就因為羅布皮爾對福基爾——丹維爾所說的一句話而被下了獄。不小心謹慎而相信有人為的飢荒的德斯高恩很愚笨的對許多主顧說出了這個意見，以為是給他們服務。杜布萊女公民，這位替羅布皮爾管理家務而讓這偉大的公民住在這裏的磨粉工人的妻子非常的崇拜她的顧客，這位柏利人；還在德斯高恩是一樁不幸的事。這位女公民認為這位雜貨商人的見解是對馬克西美連一世（即羅布皮爾）的侮辱。這位耶可賓俱樂部的著名女代表對於德斯高恩早就不大滿意，她認為德斯高恩女公民的美麗是一種貴族主義。她用德斯高恩的話重複的在她的溫和的主人面前激怒他。雜貨商就在完全負責這個通俗的罪狀之下被捕了。德斯高恩坐了監獄，他的妻子努力想要恢復他的自由；但是她的舉動未免太乎笨拙，甚至於有一位人聽見她對公正人說到這命運的時候還以為她要乾乾脆脆的離開他。德斯高恩夫人認識羅布皮爾的一位秘書，內務部總務局長布里都。布里都是一切接任這一部的部長的左右手。她叫布里都來營救這位雜貨商人。這位非常清廉的長官，這位總是對於利益不大感覺興趣的容易受騙的好人並不賄賂那些手中操着德斯高恩的命運的人們；他想方法指導他們！那時代要指導人，就等於勸他們復興布爾崩王朝。反對羅布皮爾的吉龍丹派的部長就對布里都說：

「你爲什麼要管這閒事呢？」

一切被這忠厚的領袖所激動的人們都對他重複的說這句殘酷的話：「你爲什麼要管這閒事呢？」布里斯都就聰明的勸告魯志夫人固守緘默，不要多話；但是，她却不跟這位羅布·斯皮爾的傭婦和解，反而點上了火，燒着這位告發人。她走去見一位國約會議的議員，這位議員就不禁爲自己戰慄起來，對她說：

「我以後再跟羅布·斯皮爾談這個罷。」

美麗的雜貨商女主人一點兒也不懂得這句話的意思，自然這位保護人也就萬分的沉寂了。其實只要幾塊甜麵包，幾瓶好酒，送給杜布萊女公民就可以救得德斯高恩。這小小的事情可以證明在革命的時候，爲着拯救自己而用忠厚的好人和用小人是有同樣的危險：人家只好靠自己。如果德斯高恩掉了生命的話，他至少却有和陳匿埃·安德利同上斷頭臺的光榮。這裏無疑的是雜貨商業和詩章的第一次的接吻，因爲這兩者從那時候起到將來爲止總有秘密的關係。德斯高恩的死所產生的感覺是比陳匿埃·安德利還要重大的。得有十年的時間才可以使人認得法蘭西之損失陳匿埃是在其損失德斯高恩之上。羅布·斯皮爾的措置有他的好結果，因爲一直到一八三〇年爲止，被恫嚇的雜貨商人再也不敢參預政治的問題了。德斯高恩的舖子和羅布·斯皮爾的住宅只有一百步的距離。這位雜貨商的承接人就在那裏做下極不順利的買賣。畢路都·西撒，這位著名的香料商人就在這地方建立他的商業。但是，好像斷頭臺會在那裏種下不可解釋的不幸的傳染，「蘇丹

女王變料膏油」和「去風藥水」的發明家也在那裏毀滅了。這問題也只有希望占相科學來解決。

當長官訪問了幾次這位不幸的德斯高恩的妻子時，他非常注意到魯志·阿佳德那冷靜而誠實的美麗。當他來慰問這位難於安撫而不繼續後夫的買賣的寡婦的時候，他終於就在一句之間，這位父親意外的到來之後，娶了這位動人的女兒爲妻。醫生喜出望外的看着諸事的順利，因爲他的妻子可以變成德斯高恩的唯一的繼承人，他就趕緊跑到巴黎來，一部分是來參加阿佳德的結婚典禮，大部分則是來隨意的起草契約。布里都公民對於利益之心的淡薄和他的過分的熱愛就把全權交給這位無信的醫生，魯志也就這樣的利用着，開發着女壻的盲目。這我們可以在後段的故事中看得出來。魯志夫人，其實是醫生本人，就承繼了兩年之內先後死亡的德斯高恩老太爺老太太的一切產業，動產和不動產。然後，魯志先生就覺得他的妻子是有道理的，然而他的妻子却於一七九九年春天死去了。他有了葡萄田，又買了農場，得到了鍛鐵廠，他有出售的毛織品！他那心愛的兒子是什麼也幹不了的；但是他却把他訓練成一個業主，他讓他的兒子在富裕和愚笨之中長大，確信這位孩子懂得好好的活着，好好的死去。一七九九年之後，伊蘇當的會計師都認爲魯志老先生已經有三萬佛郎的年收。妻子死了之後，大夫總是過着放蕩的生活；但是他也總還能够管束這生活，不讓人家知道的關在家裏逍遙。這位富有個性的醫生就於一八〇五年與世長辭。天曉得伊蘇當的中等家庭如何的談論這個人的財產，對他的私生活有多少的傳說的！他對於他的兒子終於用嚴厲的方法使他知道他的愚笨。魯志·約翰·約克還

是一個童男，這原因却很悲慘。關於這椿事的解釋也就是這篇故事的重要的部分。他的獨身主義一部分是他的父親的錯誤所生的結果，我們可以在下面看得出來。

現在，我們應當研究一下這位父親對於他所不承認而法律上又是屬於他的女兒所加的報復的效果。在伊蘇當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這件事可以使後代的人墮入沒有任何科學方法所能拯救的地獄的怪事。阿佳德很像魯志大夫的母親。根據通俗的看法，正如風痛可以跳過一代而從祖父傳到孫子身上一樣，和風痛一樣的遺傳並不是罕見的事。

所以肖似母親的阿佳德的長子就有了一切他的祖父魯志大夫的性格。我們無妨放下這個問題，讓二十世紀的微生物學來解決。們的後人也許要和那些已經寫過這莫名其妙的問題的學術團體一樣的寫上一些慢話。

魯志·阿佳德引起了一般羣衆的愛慕，因為她有一副聖母瑪利亞一般的臉孔，總是貞潔的，甚至於結婚之後也是如此。她那還存在於布里都工作室裏的肖像顯露出一個完全的橢圓形，在微小的紅黃斑中的不可改變的白皙，雖然她的頭髮是黃金色的。不只是藝術家，凡是觀察過這隻潔淨的額頭，謹慎的小嘴，細微的鼻子，好看的耳朵，修長的睫毛，深藍色而帶有無限柔媚的眼睛，這溫和的臉孔的人們現在都要問一問我們的畫家：「這是從拉發埃爾的頭面抄襲下來的嗎？」任何的事情都比不上這位局長納娶這位年青的女郎更能靈感。

人。阿佳德實現了理想的外省的高等主婦，她從來沒有離開過她的母親。信教而卻沒有當虔誠的信女，她却除了教會的教育以外沒有受過任何其他的教育。所以她之所以稱為完善的妻子只是通俗的意義，因為她對於生活上的知識的缺乏給他產生了不止一次的不幸。「他裝飾房屋而看守家園，」這句稱讚一位著名的羅馬女人的墓誌銘剛剛好可以拿來形容這位純潔簡單而沉靜的人物。自從總裁政府建立以來，布里都過於信任的親近拿破崙，拿破崙就在一八〇四年，魯志去世的前一年，委他為總務局長。布里都有一萬兩千佛郎的薪俸和許多豐富的賞金，他對於在伊蘇當所舉行的那次阿佳德什麼也得不到的可恥的清算拍賣的結果是毫不在意的。老魯志臨死之前的六個月，他曾把一部分的財產賣給他的兒子，其餘的財產則以贈予和承繼的名義授給約翰—約克。結婚條約所許給阿佳德的十萬佛郎的繼嗣就是代表她的母親和她的父親的承繼的部分。布里都都是皇帝的崇拜者，他以忠實的參謀的資格給這位近代的「半神」所有的強力的觀念効勞，「半神」看見這整個毀壞了的法蘭西，想要把他組織起來。總務局長從來沒有說過：「够了。」計劃啦，記錄啦，報告啦，研究啦，他負起最重大的責任，非常快樂的輔翼皇上；他把皇上當做人來喜歡他，當做君主來尊敬他，一點兒也不批評他的行動和他的計劃。自一八〇四年至一八〇八年，總務局長都是住在福祿泰兩堤岸的一間高大而美麗的寓所裏，離開他的衙門和杜伊勒利花園都只有兩步。一位女廚和一個男僕就形成了布里都夫人的全盛時代的整個的家僕集團。阿佳德總是第一個先起床的，她就在女僕的陪伴之下到菜市去，僕人整理寓所的時

候，她就監督着女廚做早飯。布里都從來都是到十一點鐘才到衙門去。自從結婚之後，他的妻子總是同樣快樂的給他預備豐滿的早飯，這是布里都所喜歡吃的唯一的一頓飯。無論什麼季節，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他一出門，阿佳德總要在窗口探望着她的丈夫，瞧着他走到衙門，一直等到他在巴克街轉灣的時候才回轉她的頭。然後她就撤收杯盤，看了看寓所裏的情形，再穿上衣服，和她的兒女遊戲，帶他們去散步，或是在等待布里都回來的時候去看看朋友什麼的。當總務局長報告一些緊急的工作的時候，她就走到他的辦公室來，坐在他的桌邊，好像雕像一樣的沉默，一邊編織，一邊看着他工作，他醒她也醒，他睡了一會兒她也睡了一會兒。有的時候，夫婦兩個人就到戲院看戲去，坐在官員的廂位裏。這種日子，夫婦就在飯館裏吃飯；飯館的景象也總是給布里都夫人產生了那些沒有看見過巴黎的人所有的強烈的快樂。常常因為接受人家給盡責的管理內務部一部分職務的總務局長的邀請去出席盛宴，阿佳德就隨俗穿了當時的奢華的服裝；但是回來的時候，她就快樂的脫下了這富貴的排場，重新在家裏穿上外省女子的簡樸的服裝。布里都每星期一次，星期四，招待他的朋友。最後，他就在星期二食肉節開了一個大跳舞會。這短短的幾句話是這對夫婦所有的整個的生活史，他們的生活只有三樁大事故：距離三年的兩位孩子的誕生和一八〇八年當皇帝要任命他為督監兼伯爵和國家參贊的時候因為勤勞而去世的布里都的死亡。那時候，拿破崙特別專心於內政的改革，他給布里都加上許多的工作，終於毀壞了這位不屈不撓的官員的健康。布里都從來沒有問過拿破崙什麼東西，拿破崙却來調查他的習氣和他的

財產。當他聽說這位忠實的臣子只遺下他的職務的時候，他就承認布里都是一位提高而鼓勵他的行政的一個不可腐化的靈魂，他也要用光耀的補償來使布里都驚異。想要在皇帝出發到西班牙去之前完成一個龐大的工作，這欲望殺害了總務局長，使他患了熱症而至於不起。當皇帝回到巴黎幾天準備一八〇九年約戰役而聽到這個損失的時候，他說：「有的人是永遠也沒有方法找人來替代的！」受到了這個在他對於兵士所有的任何的獎賞以外的忠誠的感動，皇帝就決定創辦了一個為內政的官員而設的獎令，正如他曾為軍人設立光榮騎士勳章一樣。布里都的死對於他所生的印象使他想出了「結合勳章」但是他沒有時間完成這種貴族政治的制度，這個勳章整個的被忘記了；提起了這個曇花一現的勳章，大多數的讀者都要問一問他到底是什麼樣子？他是懸在一條藍色的緞帶上的。皇帝稱這勳章為結合勳章，因為他想和西班牙朝廷的金羊勳章和奧地利朝廷的金羊勳章相混合。一位普魯士的外交家曾經說過：「上帝會阻止這種褻瀆神明的東西。」皇帝關心布里都夫人的景況。兩位孩子都在御立中學校裏得到了一筆完全免費的獎金，皇帝也負起全責來維持他們的一切教育費。他又給布里都夫人四千佛郎的養老金，無疑的又給她注視兩位孩子的財產。自結婚起到丈夫去世為止，布里都夫人都和伊蘇當一點兒關係也沒有。正在她快要分娩第二個孩子的時候，她損失了她的母親。她的父親（她知道父親不大愛她）死去的時刻正是皇帝登極的當兒，而皇帝的加冕也給布里都許多工作，使她不願意離開她的丈夫。自從離開伊蘇當之後，他的哥哥魯志·約翰——約克就沒有給他寫過一

封信。因為家裏對她的無形的棄絕而生的苦痛，阿佳德終於對於這些整個不想她的人也很少的想到他們了。她每年都收到乾媽何倉夫人的一封信，然而她却粗莽的回答她，沒有研究這位超越而信教的女人在她的公開的字句裏所表露的意見。魯志大夫死前不久，何倉夫人就給她的乾女兒寫了一封信，說是如果不給何倉先生送委託狀去，她就得不到她父親的任何的遺產。阿佳德不願意使她的哥哥苦惱。也許因為布里都認為這搶奪是合法的，而且是和柏利的風俗相符合的。也許因為這個廉潔而公正的人要和他的妻子一同對於利益的問題提出偉大而不在于在乎的態度，他不願意聽他的法律公證人羅干的話來利用他的地位，去否認魯志大夫不承認他的女兒的合法的承繼的契約。夫婦兩個人就讓人家在伊蘇當隨意幹他們的事情。不過，在這種環境之下，羅干總算是讓總務局長對於他的妻子的利益的受損加以注意。這位高尚的人物想：如果他死了的話，阿佳德什麼財產也沒有。於是，他就要研究他的事業的實況；他發現自一七九三到一八五〇年，他的妻子和他已經從老魯志給他女兒的五萬佛郎的實額之中用去了差不多三萬佛郎，他就把所剩下的兩萬佛郎存放在國債的大賬簿上。那時候的利息是百分之四十；阿佳德可以從國庫中拿到差不多兩千佛郎的息金。所以當了寡婦之後，布里都夫人也可以用她的六千佛郎的息金來過她那使人敬重的生活。她總沒有改變她那外省的女人的習慣，她要送走布里都的僕人，只留下她的女廚，而且還搬了家；但是堅決認為是她的舅母的她的知友德斯高恩夫人却賣了自己的傢具，離開自己的寓所，到阿佳德家裏來居住，把已故的布里都的辦公室改成為她的